

无饺冬至也温暖

□马亚伟

我的家乡有句俗语：“冬至不端饺子碗，冻掉耳朵没人管。”冬至吃饺子是习俗，母亲很重视这个日子，在她看来，吃饺子是对三九严寒天的迎接和准备，要带给家人温暖与慰藉。而我记忆中，只有一年冬至我家没吃饺子。

那年年初，我家因为盖新房子借了亲戚朋友一些钱。我们这里还有句俗语：“腊八粥，腊八蒜，放账的送信，欠债的还钱。”一般腊八之前，就要把欠下的钱还清。冬至离腊八不远了，眼看就要到还钱的日子。父亲和母亲每天都要去城里卖菜，攒够了钱就赶紧还账。

冬至前夜，母亲对父亲说：“明儿冬至，要不咱不卖菜去了，歇天，包饺子吃。”妹妹听说要包饺子，立即欢呼起来：“吃饺子喽！”父亲却毫不迟疑地说：“不行！咱答应尽快还六叔家的钱了，到时候还不上咋办？明天还得去卖菜！”母亲见我和妹妹吃饺子的愿望很

迫切，说：“不差这一天。”父亲态度却非常坚决：“卖菜这事说不准，谁敢保证天天生意都好？一天都不能耽误。不然还不上钱，我没法跟六叔交代。”父亲说没法跟别人交代，其实是没法跟自己交代。那时六爷不会催着父亲还钱，但父亲把信守承诺放在第一位，不按时还钱，他会心里不安。母亲了解父亲，同意他的安排。

冬至那天，干冷干冷的，风像刀子一样锋利，掠过脸颊都有些疼。母亲早早收拾了满满一小拉车蔬菜，白菜、萝卜、大葱，都是自家种的，每年冬天都要像蚂蚁搬家一般，一点点运到城里卖。天刚蒙蒙亮，父亲就拉着小拉车出发了。母亲跟在小拉车的后面，使劲帮父亲推着车子。父亲和母亲都使劲弯着腰，小拉车很吃力地前行。他们这样的姿势，多年里一直雕刻在我的记忆中。父母卖菜，我和妹妹上学，那个冬

至与往常的日子一样。中午我给妹妹煮了点面条吃。下午放学后，父亲和母亲还没回来。妹妹忽然吸吸鼻子说：“姐，二红家吃饺子呢，我闻到香味儿了。”我使劲闻了闻，果然有饺子香飘来。四邻都在吃饺子，唯独我家没有饺子可吃，这个冬至过得太没滋没味了。都说“冬至如大年”，可我家没有一点气氛。我开始想象父母拉着小拉车在城里卖菜的场景，他们走街串巷，从一栋楼到另一栋楼。冷风呼啸中，父亲忙着给人称菜，母亲给他打下手。母亲是个非常怕冷的人，她的头巾包裹的严严实实，可脸还是冻得红红的。

想到这些，我招呼妹妹说：“咱给爸妈做饭吧！”我会做的饭只有煮面条和熬红薯粥，于是就熬了一大锅红薯粥。然后我学着母亲的样子，做白菜炖粉条。那是我第一次做菜，因为平时总帮母亲做，做起来并不觉得吃力。很快，

我和妹妹把饭做好了，热热地温在锅里。

天完全黑下来了，我拉着妹妹去村口等父亲和母亲。夜色中，两个小小的黑影在翘首遥望。可是，我们左等右等，他们还是没回来。妹妹委屈地哭起来，我搂住她安慰。忽然，母亲喊我们的名字，妹妹立即破涕为笑。他们终于回来了，带着一身寒气，也带着一身温暖。父亲说：“看两个小家伙冻得，快回家！”

回到家，母亲见我做了热乎乎的饭菜，哽咽着对父亲说：“孩子们长大了！”吃过饭，父亲和母亲照例数当天卖了多少钱。父亲兴奋地说：“过几天还能还六叔了，说不定还能攒点钱让孩子们过个好年呢！”一家人都很开心。

那个没有饺子的冬至，也很温暖。多年里，信守诺言一直是我们的家风。这种家风，是父母传给我们的。



冬湖倩影

李海波 摄

冬天的光影

□叶志勇

唱歌的知了和跳舞的麻雀
一瞬间消逝得无声无迹
我在空旷的乡村
见到久违的稻草
零散地卧在大地的心脏上
温暖的阳光穿越潺潺的流水
我知道这是季节的车轮
滑过时空的光影
它把万物罩住，又一声不发

我看见城市大厦墙上的光线
温柔，温暖，温馨
这个时候我更喜欢阳光的气息
丝丝缕缕，无孔不入
我开始静下来
面对一切悲欢，抑或向往
我总会在阳光下看见
另一些事物歌唱舞蹈
不为人知，心平气和

冬日款款来

□乔金敏

榆树的叶子只落了大半
小河的水仍在潺潺地流
秋天的景色还没写完
冬就如期而至
四季分明也不错啊
我不喜欢模糊的东西
过渡与暗渡的区别在于
季节像流水从不争先
只是冬天说来就来了
我有些猝不及防

莫若母亲的悉心细心
早就作好过冬的预备
一大坛雪里蕻腌好了
三、两筐木炭也被收藏
棉鞋和围脖成双成对
越到冬天越感觉母爱暖暖
冬天款款的脚步
仿佛母亲忙里忙外的聲音
让我思母的泪珠儿
从春到冬，在季节里来回滚动

等待落雪

□朱 睿

是谁？
一遍遍唱起节气歌
冬雪雪冬小大寒
所以现在
还不是最冷的时候
看——
雨的精华
还没有变成
冷艳的雪花

回溯思念的源头
炉火正在燃烧春天
等待
笑声绽放了
墙角的那一抹梅红
相约晶莹初雪
倏忽间
却白了少年头

乡村人物二题

□董四发

媒 婆

多年前，回乡下老家，偶遇一群在墙根晒太阳闲聊的女人，我一眼认出当中媒婆那张贴着标签的脸，她是村上的巧嘴张嫂。

媒婆在旧中国是养家糊口的职业。张嫂嫁到我们村庄时刚满18岁，人很婉约，但说话语速快，思维缜密，人们称呼她巧嘴张嫂。后来才知道她妈就是十里八乡出名的媒婆，她从小就受到家风熏陶，修炼成又巧又快的嘴。张嫂第一次当媒婆，缘由是同村老房家所托。老房中年丧妻，有一儿已二十好几，家中无女人收拾、浆洗，一切杂乱无章。老房思来想去，就托巧嘴张嫂请她老娘“出山”，为他儿子谋一媳妇，没料到张嫂的老娘突然去世，事与愿违。巧嘴张嫂再三思考之后，决定亲自出马，为老房儿子谋合媳妇。半年之后，果真为老房儿子找到了称心的媳妇，老房对她感激涕零。巧嘴张嫂一时名声大噪，由此做起乡村媒婆职业，每天门庭若市，找她的人进进出出。就像现在的婚介所。

我奶奶陪着三寸金莲，经常去巧嘴张嫂家拉家长。张嫂知道我家情况，母亲过世，家里有几个年幼的孩子，父亲除种好政府分给家人的一份土地外，其余时间在外帮工。巧嘴张嫂同情我家遭遇，她在我奶奶劝说下，答应给我介绍后妈。但是，我得知消息后，就像遭到了雷击，去她家不分青红皂白地将她训了一顿。巧嘴张嫂静静地听完后的咆哮后，问我为什么反对？我答不上来……是啊，我为什么要反对呢？像我这样的家庭应该有个后妈呀。

媒婆张嫂去世的时候，我已离开家乡去铜陵任教，但我对她一直很感激。是后妈撑起了我这个家庭，照顾了弟妹。使我在家境贫寒的时期，没有中途辍学，这是后妈及父亲的恩泽啊。

时代不断进步，婚姻恋爱自由，“媒妁之言”成为小说中的台词，而媒婆也只能在电视剧相见了。

邮递员

在邮递员这个名字之前，乡村人叫邮差或俗称跑信的、送信的。他们都受到乡村人十分尊重，因为在信息闭塞年代，邮递员就成为人们与家人、朋友联系的桥梁和纽带。

我业余生活中喜欢写点小文章，由邮递员一封封地送到报社、杂志社。每天一定时段，我的耳朵特别警觉，专门听邮递员自行车的铃声正向我所在的单位驶来。在他送邮件的过程中，我多次收到印有“中国邮政”的稿费单，可更多的是退稿信。这里也要点赞那个时期的编辑用心良苦，篇篇附上退稿意见，而且大部分都是亲笔所写，提出修改意见。印象深刻的是我写的70万字的大篇小说，几经易稿，邮递员也就几经“接送”，至今我对那位邮递员认真负责而感动。在上世纪90年代初，一种借书信往来而发展的交友方式，被称为笔友。关于笔友，单位同事曾对我说过的小秘密，他和某中学的一个女孩以书信的形式交往了两年，在书信中充满着“我爱你”的溢美之词。这女孩后来成为他的妻子，他和这女孩没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全凭邮递员传递书信，终成眷属。

给我传递书信的那个中等个子邮递员早已退休了，传递的物件快递员取而代之，不存在期盼的焦急等待心情，快递物件一发出，对方就从微信里发图片过来了。我一直很想写写那位给我送了很多年信的邮递员，忽然就想起了我看过的《邮差》电影。这部电影有一个动人的情节：在意大利的一个美丽小岛上，诗人聂鲁达受渔民尊敬，邮差马里奥就是给岛上唯一识字的那位诗人送信的人。期间，马里奥和诗人聂鲁达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还会用“暗语”的方式追求到了他心爱的姑娘……

我不是聂鲁达，我写的那位邮递员也不是马里奥，我们之间没有惊天动地的传奇。不过，在那个年代，邮递员负责精神让人尊敬。书信往来，尘封着古董般温暖和纯洁的色调，如今静静地躺在百度词条里了。

我没有去过浙江上虞的白马湖，然而它在我心中却有着一种特殊的记忆。有时候只要一听到这个名字，似乎就想起了什么，意念中就会产生一种辽阔的气象，仿佛看到蔚蓝的湖水中荡漾着几朵白云，在蓝天和碧水之间有几只白色的鸟儿在自由自在地飞翔……

原因可能还是自己在年轻的时候读过的一篇悼念朱自清先生的文章引起的。那篇文章是我国著名美学家朱光潜先生在1948年写的，题目叫《敬悼朱佩弦先生》。文中有这样一段话：说他自己与朱自清、叶圣陶、夏丏尊、沈从文等这批中国近代史上的文化人，20世纪20年代中期在浙江上虞白马湖春晖中学教书，情同手足。还说大家都是在白马湖畔悬起了自己的职业理想，并终身为之奋斗。朱光潜先生说自己的第一篇美学论文《无言之美》就是在白马湖畔这些朋友的鼓励和支持下完成的，这是他事业的起点。

也许就是这段读书的记忆吧，我一直以为白马湖是一处极美丽的去处，是孕育美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的地方。记得朱光潜先生在那篇悼文中说，当时在春晖中学的一批朋友相处不是很久，可是在这短促的时间里，大家奠定了很长久的友谊。他还说，我们那时向往的是“自由式的教育”，就是“特别注重启发与感化，想针对当时中等教育流行的弊病加以纠正”。他说，他们当时的教学想法和春晖中学的管理是有冲突的。我读这篇文章的时候还是师范大学的学生，对他们的教学主张颇有感触。现在想来，他们那时对教育和教学方式的探索依然很有价值。白马湖，自然成了我精神上的一份牵挂！后来我又陆续读了一些朱光潜先生的著作，朱光潜先生自称是“安徽桐城人”（其实他是枞阳县麒麟镇人，因枞阳原为桐城县下辖的一个镇，因此也可以说是桐城人）。但是我从没有看到过他像桐城派文人那样用古文写作。相反，朱光潜先生一生都是用纯正的白话文翻译介绍西方美学和西方化，用纯正的白话文著书立说。他认为，“五四”白话文运动的最有力的推动者，不光是提出学术主张的人，而是

那些擅长用白话文写作的人。在语言风格上，他继承了“桐城派”语言表达力求“简明达意，条例清晰，清真雅正”的特点。学术界普遍认为朱光潜先生以自己深湛的研究沟通了西方美学和中国传统美学，沟通了旧的唯心主义美学和马克思主义美学，沟通了“五四”以来，中国现代美学和当代美学，并且自成体系，成为我国现、当代最负盛名并赢得崇高国际声誉的美学家。朱光潜先生是枞阳县人，而枞阳县现隶属于铜陵市，我自然对他笔下提到的人、提到的事、甚至地名，也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总想到浙江上虞去看看白马湖，看看春晖中学。

然而，白马湖至今未去，春晖中学究竟怎么样，我也无法猜测。后来我又读到了一篇关于白马湖的文章，那是夏丏尊先生写的《白马湖之冬》，说“当时的白马湖是一片荒野，春晖中学周围三、四里地没有人家，校舍和住宅极其粗糙，风从窗缝中来，分外尖削。全家人吃过晚饭就钻进被窝，静听寒风的怒号，湖水的澎湃”。他说，“我们那时就在那样的环境里，感受萧瑟的诗意，把自己拟作山水画中的人物，做种种幽妙的遐想……”

白马湖就是那些人的奇思妙想中成了我心中诗化了的地方，成了我幻想中最美丽的地方。我忽然又想起了孔子赞扬颜回的话：“一簞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也不忘其忧，回也不改其其乐，贤哉，回也！”

怪不得朱光潜在悼文中感叹朱自清先生一生“得诸孔颜的多，得诸老庄的少”了。

是啊，一个地方不管多穷、多偏，只要它孕育出一批有理想、并为理想奋斗的青年，那里就能呈现出玉宇澄清、高远恢宏的气象；一个人不管处境多么艰难，只要能在那里真正挂起事业风帆，那里的山、那里的人，那里的人自然成了生命中最美好回忆。

这是我青年时代读书的记忆和感悟，几十年过去了，任岁月飞逝、时光流淌，却难以忘怀！究其原因，就是因为内心深处对理想和理想精神的一种珍视和追慕。

雪 后

□杨勤华

一夜的雪没有给城市留下多少雪的印记。清晨起来，雪住了，天晴了，却透着刀子一般的丝丝寒气。

乘着早班的通勤车来到深山里上班，一下车，就能吸入到冰雪散发出的气息——寒冷，清冽，舒爽。再一抬头，不远处的山上披着银装，近处的坚挺的水杉树干上、宽大的棕榈叶扇上亦都覆着积雪。这是今年冬天的第一场雪，它是昨晚开始下起来的，许多人在微信的朋友圈里发了视频，有的人还配上几句小诗或感慨的话语。记得有一首歌曾经很流行，叫《2002年的第一场雪》，虽然十八年过去了，现在拿出来唱还会引起很多人的共鸣，尤其在昨天晚上，肯定会有很多人想起这首歌，甚至在心里唱起这首歌。不知道2020年底的这场雪是否会有人再弄一首好听的歌出来？

在这个深山里，雪没有留在道路上，只是挂在树上和保留在山上。这让我有一些遗憾，我很喜欢踩着雪的感觉，一脚踏下去，能听到“唧唧喳喳”的好听的声音，回头看那脚印，就像一首自己谱写的歌曲，很是让人兴奋。尤其是在少人的地方，雪将所有的地面覆盖住，留下一片深深浅浅的白色脚印，便有一种奇妙的美意。

班得瑞的《初雪》，就很好地用音乐阐释了这样的意境和美妙，这首曲子我听过无数遍，每次听它时就有一种我独自在冰天雪地中的感觉：小溪带着融化的雪从眼前缓缓地流淌，一朵朵腊梅绽放开来冷香扑鼻，雪地里两只兔子在不停地奔跑，还有一只银狐在追赶它们，阳光从云层中透了出来，霞光将洁白的雪映照得如金子一般的闪烁，有一群鸟儿在光晕中飞来，又飞向远处的山村，许许多多的往事像一片片雪花在心中飘了出来……

我自认是个俗人，但还是愿意顺其自然地听来自内心深处渴望：在这雪后的天气，我很想走出去，去田野看一看雪，那里的雪会一望无际，踩在田地里，我会有秋天里丰收的喜悦；

我还想到郊外的湖边走一走，那里有残荷，雪后的残荷肯定会有别样的坚挺，它会让我肃然起敬；我更想走在江边的夜色中，雪后的江边一定很宁静，江水里融合了雪水会流淌得更加舒缓，就会显现出越发宽广的气势；当然，我肯定想在雪后去爬山，一路上雪们又会为我留下长长蜿蜒的足印，待我爬上山顶时，万千气象尽收我的眼底，我要展开双臂像鸟一样飞翔……

我知道，我还是离不开自己的俗气，雪后的天气，我也很想同三两个好友坐在室内弄一个火锅，天南海北地胡侃，只要开心就好；我也想早早地躲在被窝里，捧着小闲书，看上几页，再扔掉书缩进被窝里舒舒服服地睡去，待到明天时，让阳光叫醒我；我还想着趁着初雪后的寒冷刚刚开始，赶紧去菜市场买点白菜、豆腐和鱼肉，将食品储藏冰箱里，要不了两天它们的价格就要涨得让人心里难受。如果有朋友约我去打牌，我也很乐意，大家说说笑笑，会将一些烦心的事情暂时忘记。倘若得空，还可以去钓鱼，雪后的天气钓鱼确实有些冷，但是也更有乐趣可寻，但凡有点古诗词记忆的人都知道柳宗元那首“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诗，在我看来，那肯定是一场大雪过后，坐在一叶小船上的老翁岂止是在钓鱼，更是在钓这雪景呢！当然，也可以学一学古人，在雪后的清冷天气里约上三两个朋友去访老友，最好是去一个居家在深山或乡村里的朋友家，一路踏着积雪，一路欣赏着满目的洁白，偶尔有一阵暗香袭来，让你一阵惊喜，如此这般到了朋友家，敲开朋友家的门，朋友在一阵讶异之后便是惊喜。

“雪消门外千山绿，花发江边二月晴。”这是宋代大文学家欧阳修的两句诗，说的是冰雪融化后，门前的山又绿了，天气晴朗后，江边的各种花就要开了。此时此刻，正是冬天的开始，好好感受一下冬天带来的不一样的美和不一样的心情，然后，再去享受繁花似锦的春天，岂不是更快乐？！

